

微风中,这满席的桂花纤柔的花瓣颤动着,花瓣慢慢合拢,仿佛渐渐睡去。望着它们,祖母脸上绽开了花。

长在树上的星星

秋渐深,沿河畔穿行,临近祖屋,那棵两层楼高的桂花树像一把撑开的伞,历经风雨沧桑,越发枝繁叶茂。

走近那桂花树,霎时间已不是一缕清香,而是一波又一波如水的清甜涌向干渴的归乡人,弥散在空气里,让人如饮一壶老酒,醉忆往昔。

近看那一朵朵黄白色的小花,密密麻麻,一簇牵着一簇挂在树枝上,每一朵小金铃似的花格外娇美。“花映眉间一点黄”,花开在树叶之间,金黄金黄,纤弱细小,花瓣仅米粒般大。仿佛绿叶丛中点缀着碎金,而花蕊则幽幽吐出一缕缕沁人心脾的香气。

时常觉得,那点点嫩黄恰似满天的星星,在墨绿的叶子间忽隐忽现,闪闪烁烁,随风飘舞,铺满归乡的长路。走在小路上,踏在花香里,这满树亮晶晶的桂花让我想起祖母眼神,温暖而明净。

记忆中,茅屋、小河和炊烟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桂花树就是画中最摇曳生姿的景致。

儿时的秋日,清晨被桂花香唤醒,夜晚又枕着花香入睡。院中的那棵桂花树便是我儿时的伙伴。它不似玫瑰那般娇艳欲滴,惹人心颤,也不如寒梅那样傲然挺立,凌寒不屈。

祖母说,桂花才不娇嫩,不仅能赏,它还能做许多美食,少有花如它一般。回忆童年,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才发现,原来儿时的一点一滴好似都与桂花脱不了干系。

当苏北农村的秋天逐渐沉浸在桂花香中,伴着晨风,沐着秋阳,祖母提着小篮去摘桂花。她拉弯一根根桂花枝,抬起手腕,娴熟轻快地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一簇簇桂花雪花般飞转飘落,只一会儿工夫,篮内已满满当当。调皮的孩童捧一小把还沾着露珠的桂花,轻嗅,挠得心痒痒的,不时发出咯咯笑声,回荡在乡间。

背阴处,祖母铺开芦苇席子,轻轻摊开这别致的,雪一样的桂花。

“桂花要晾干,不能暴晒。这样香气才收得住。”

微风中,这满席的桂花纤柔的花瓣颤动着,花瓣慢慢合拢,仿佛渐渐睡去。望着它们,祖母脸上绽开了花。

深秋,桂花又开始在祖母的手中苏醒,在她酿的桂花蜜里舒展开来,肆意芬芳着,在她做的桂花饼氤氲的热气里张开花瓣,尽情飞翔着。那份甜,那份香,在口中弥漫,在鼻息中流淌,穿过岁月,久久萦绕,终究挥之不去。

大学毕业那年,祖母走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祖屋也经过几次翻建,从茅屋变成瓦屋,再建成乡村别墅,那棵桂花树也越发苍翠、高大,见证了岁月轮转,世事变迁。

每每在城中见到桂花,我就缓缓停住脚步,轻轻摘下一小簇,小心翼翼地捧着,不知是怕惊了它的梦还是惊了我的梦,闭上眼,这满树的星星又在不停地闪烁。

野鹿荡(组诗)

野鹿荡

大雁从野鹿荡上空飞过
翅膀压低了湿漉漉的天空
微光中,一根残损的鹿角
裸露在水边,与一些
陌生人,重述前世与今生

黄海湿地如神的孩子
从青草根部
吮吸《诗经》里的钙质词句
海水东迁,众多的

生物:迁往深海
蜗居

狼尾草孤独诵经
预示一切均已结束
包括在旷野中游荡的杂念
而我:将成为最后一片落叶
在空寂又平行的滩涂飘零
与一些熟稔或过往
不再相遇

芦苇及其他

芦苇丛中
一点白雪秘不示人
飞絮,其实就是一些
不忍舍弃的词语。一片片
落到水边觅食的白鹭脚下

芦苇从根部泄密:野鹿荡
与青藏高原沱沱河情缘未了

风吹来,芦苇倒伏
白云在河流中与飞絮争宠

乡音

风吹过滩涂,草木斜身致敬
一群麋鹿绕过语言
绕过沼泽地,绕过纠缠的根须
他们不甘鸚鵡学舌
不停寻找乡音

凝望群鹿,歉意比水草丰茂
我无法抵达他们的内核
无法与其灵魂和鸣
只想静静地躺在湿地上
努力长出草或开出花

萤火虫还没点燃夜灯,晚霞
已把秋色揽入怀中
潜伏在盐蒿深处,那么多
说不出名字的植物,衬出
我的凡俗

麋鹿及牙獐
被夜色没收了踪迹
而我潜伏在月光下
成为第一个
被风命名的猎人

夜色就是一块宽银幕
群鹿成为皮影
我赤足逆流而上
四顾茫茫且泪流满面
我再也无法
返归童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风劲吹,茨菰上市,一年一度一奉献,切莫负了茨菰一片心意。

闲话茨菰

近访朋友家,只见天井里一口青龙大斗瓦缸内,几株叶似芊芊的植物,亭亭玉立,叶盖缸口,生长旺盛,足见主人喜爱之情。见我目及步近,朋友连忙介绍说,没事栽几棵茨菰玩,亦可当水生绿植欣赏。我不仅识得此物,而且还能闲话茨菰一段。

在吾乡村,有种习惯叫从众跟风,种茨菰也是。见有人在秧田一角,浅沟塘一隅,长了大方桌面一块,冬天从淤泥里刨出白胖胖茨菰一大菜篮子,吃得有滋有味,于是,第二年肯定刮起一股茨菰热风。我家栽的十多棵,长得肥硕,剑叶摇曳,十分招人,我禁不住诱惑,每隔几天伸手在茨菰根部摸摸,看看有没有生出小茨菰,结果几次都是失望的。问他人茨菰何时才长?七月半后生茎根,时间早着呢,收稻时才有小茨菰。原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茨菰同于莲藕和其他瓜果蔬菜,都有生长规律,只要给予肥土水源,充足阳光,努力坚持,有足够耐心等待,茨菰一定不负对它充满信心的人。

就茨菰果实球茎而言,通体粉白,局部有浅灰色,身上有一圈围脖似的茸毛,如渔夫的棕蓑衣,发芽处留有一个喙状的细

长尖尖,比较规整,酷似脱胎于一个模子。若论其茎叶,茨菰茎青梗,中空外直;叶似箭镞,也像燕子的尾巴,风过后翩翩翻舞,一副绅士范儿,所以乡邻们又给它取了个别称叫“燕尾草”。茨菰也开花,有“岸蓼疏红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萍”的诗句。其花粉白,像浮萍般碎小,每朵三瓣如三叶草,中间有蕊,青色,肥厚而饱满,宛如小家碧玉,温婉低调,粗心的人不在意。只有懂得欣赏的人才发现它的美,毕竟有花就有梦。

盐阜水网地带适宜栽种,形成产业,夏初育苗植入,待入冬才开挖收获。经过风霜雨露后的茨菰,铅华落尽,叶茎枯荣,其精华全归于球茎,那就是供人们享用的茨菰。

茨菰一烧即酥,可以为主,也可以为佐。能做许多种菜品,如茨菰豆腐汤、青蒜炒茨菰、茨菰烧肉、茨菰菜粥等,全看主人的喜好。我则喜欢茨菰红烧肉,那红白相间,茨菰的粉酥与猪肉的油香,两者互补,各取其长,实是绝配的佳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风劲吹,茨菰上市,一年一度一奉献,切莫负了茨菰一片心意。

风雨年华

菜地对面的那个干净整洁的小屋是于笛姐姐的家,低矮的围墙上爬满了凌霄花。门前的老槐树树根部斑驳的苔痕,见证着风雨,岁月的沧桑。

母亲和于笛姐姐是邻居,在菜园干活时,于笛姐姐也时常会跟着在菜园里说说家常。

和母亲一样,岁月的风尘隐约在她满脸刀刻般的皱纹里,她却仍然有着健康的体魄,走路的姿势,无一点显老的痕迹。于笛姐姐的老公早已不在人世,唯一的女儿正在省城读研。母亲曾多次建议她将围墙上爬满西瓜藤或者扁豆藤,都被她拒绝了。她说这样的小院子才清爽,整洁,各色的花在墙角争妍,一如女主人似地散发着特有的气息。母亲说,她那个女儿可比这些花艳多了。

母亲总会提起她,满眼的不舍。

原本她是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的,那会正逢有顶替这一政策,做教师的父亲到龄退休了,符合顶替条件的有两个女儿,她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善良的她,主动让给妹妹了。她说,妹妹体质弱,比她更需要这份工作。

之后的岁月里,她承受着所有可以预见的困难,她一直向往的美好婚姻也半途夭折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让她一度难以从低沉中走出来,可她终究走过来了,以年轻的心态和执着的信念面对着迷茫而无助的生活。

她有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女儿。正如她妈妈所说,女孩是美丽的,是那种质朴自然的美。

第一眼起,我便喜欢上了这女孩。我们虽然隔着年龄,却能谈到一起。谈人生理想,说社会生活,聊得更多的是她的母亲。女孩说,除了敬爱之外,她很欣赏母亲,欣赏母亲那份被岁月打磨出来的厚重感和成熟感。她最坚实的愿望是毕业工作后,在她工作的城市里买一套房子,把辛苦操劳大半辈子的母亲接过去,安享晚年。不管是愿望也好,理想也罢,于笛姐姐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小村庄里,她或许真的不适合在那个拥挤的城市里生活,但女儿的心一直连着妈妈,这就足够了。

几十年岁月中,于笛姐姐让自己的生活天天有阳光,一丝不苟地经营着日子。一路风尘,一路艰辛,把她一生最灿烂的年华带走了,但她没有抱怨,内心平和,她把这份平和宁静充实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平淡中透着点点幸福。

夜已来临,温柔宁静。天上悬一轮大而圆的月亮,水似的月光,从树叶缝隙间倾泻下来,在于笛姐姐小屋旁的青砖小径上,溅出一片灿烂的斑驳。这景,犹如一幅清雅宁静的工笔画。

诗
路花雨

市区
邹进

灯
下漫笔

射阳
邹德萍

心
香一瓣

射阳
夏元祥